

青箱雜記全

宋吳處厚著

進步書局校印

宋吳處厚著

青箱雜記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青箱雜記提要

宋邵武吳處厚撰凡十卷所記俱當代雜事詩話亦不尠惜進不以道見譏清議晁公武尤深詆之今閱其書如以馮道為大人其是非乖刺誠不容諱然處厚夙工吟咏論詩動中肯綮公武以人廢言庸有當乎

青箱雜記卷一

宋 吳處厚撰

雷德驥長安人。太祖時久居諫諍之任。有直名。與趙普有隙。時普以勳舊作相。寵遇方渥。驥間請對。言普專權。用堂吏納賂。由是忤旨。貶商州司戶。歲餘。其子有隣。擢登聞鼓訴寃。鞠得其實。堂吏李可度除名。餘黨皆杖脊。黥配遠州。出普知河陽。召德驥復舊官。擢有隣守校書郎。後普復入相。德驥懇乞致仕。太宗勉之曰。朕終保卿。必不為普所擠。有隣性亦剛鯁。有父風。太宗嘗面諭有隣。朕欲用汝。父為相何如。有隣對曰。臣父有才略而無度量。非宰相器。乃止。有隣弟有終。亦有才。平蜀寇最有功。為宣徽使。薨。德驥有終。父子二人常並命。為江南兩路轉運使。當世榮之。王禹偁贈詩二首。其一曰。江南江北接王畿。漕運帆檣去似飛。父子有才同富國。君王無事免宵衣。屏除奸吏魂應喪。養活疲民肉漸肥。還有文場受恩客。望塵情抱倍依依。其二曰。當時詞氣壓朱雲。老作皇家諫諍臣。章疏罷封無事日。朝廷猶指直言人。題詩野館光泉石。講易秋堂動鬼神。棘寺下僚叨末路。齋心唯祝秉鴻鈞。蓋禹偁常出德驥門下。而德驥深於易。酷嗜必詠故也。

有終有將略。自平蜀後。人為立祠。又嘗以私財犒士。貧不能足。貸錢以給。比捐館時。猶逋三萬緡。真宗特出帑償之。故魏野哭有終詩曰。聖代賢臣喪。何人不慘顏。新祠人祭祀。舊債帝填還。鹵簿塵侵暗。銘旌泪洒斑。功名誰復繼。勅葬向家山。

洛陽龍門有呂文穆公讀書龕。云文穆昔嘗棲偃於此。初有友二人。一人則溫尚書仲舒。一人忘其姓名。而三人誓不得狀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狀元溫已不意。然猶中甲科。遂釋褐。其一人徑拂衣歸隱。後文穆作相。太宗問昔誰為友。文穆即以歸隱者對。遽以著作佐郎召之不起。故文穆罷相尹洛。作詩曰。昔作儒生謁貢闈。今提相印出黃扉。九重鵷鷺醉中別。萬里烟霄達了歸。隣叟盡垂新鶴髮。故人猶著舊麻衣。洛陽謾道多才子。自嘆遭逢似我稀。所謂故人。蓋斥其友歸隱者。

文穆有大第在洛中。真宗祠汾時。車駕幸止其廳。後人不敢復坐。圍以欄楯。設御榻焉。即今張文孝公宅是也。

張文孝公觀以真宗幸亳。歲狀元及第。致仕樞密副使。而其父尚無恙。父名居業。周易學究。性友弟。滯選調三十餘年。年六十餘始轉京秩。以主客員外郎致仕。見其子入踐樞府。授大府卿。壽九十卒。卒未逾年。張公亦捐館。故謚文孝。乃知張公貴達皆

其父福慶所致

李文正公昉。深州饒陽人。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名。及即位。用以為相。常語昉曰。卿在先朝。未嘗傾陷一人。可謂善人君子。故太宗遇昉亦厚。年老罷相。每曲宴。必宣赴。賜坐。昉嘗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昉詩務淺切。效白樂天體。晚年與參政李公至。為唱和。友而李公詩格亦相類。今世傳二李唱和集是也。

公有第在京城北。家法尤嚴。凡子孫在京守官者。俸錢皆不得私用。與饒陽莊併輪宅庫。月均給之。故孤遺房分。皆獲沾濟。世所難及也。有子宗諤。仕至翰林學士。篇什筆札。兩皆精妙。太宗朝。嘗以京官帶館職。赴內宴。閣門拒之。宗諤獻詩曰。戴了官花賦了詩。不容重覩赭黃衣。無聊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下第歸。蓋宗諤嘗舉進士。御試下第。故詩因及之。太宗即時宣召赴坐。後遂為例。雖選人帶職。亦預內宴。自宗諤始也。

王文正公旦。相真宗僅二十年。時值四夷納款。海內無事。天書為降。祥瑞皆臻。而大駕封岱祠汾。皆為儀衛使扈蹕。處士魏野獻詩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可能來伴赤松遊。

世傳真宗任旦為相。常倚以決事。故歐陽少師撰旦神道碑銘曰。國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蓍龜。公雖荷真宗眷委之重。每慎密遠權。以自防。故君臣之間。略無纖隙可窺。

公與楊文公億為空門友。楊公謫汝州。公適當軸。每音問不及他事。唯談論真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山栗一秤。聊表村信。蓋汝唯產栗。而億與王公忘形。以一秤栗遺之。斯亦昔人難泰編紉之意也。

世傳王公嘗記前世為僧。與唐房太尉事頗相類。及將捐館。遺命剃髮。以僧服斂。家人不欲。止以緇褐一襲。納諸棺而已。然公風骨清峭。頸項微結喉。有僧相。人皆謂其寒薄。獨一善相者目之曰。公名位俱極。但祿氣不豐耳。故旦雖位極一品。而飲啗全少。不畜聲伎。晚年移疾在告。真宗嘗密齎白金五千兩。旦表謝曰。已恨多藏。况無用處。竟不受之。其清苦如此。

彭齊吉州人。才辯滑稽。無與為對。未第時。常謁南豐宰。而宰不喜士。平居未嘗展禮。一夕。虎入縣廨。啞所畜羊。棄殘而去。宰即以會客。彭亦預。翌日。彭獻詩謝之曰。昨夜黃斑入縣來。分明踪跡印蒼苔。幾多道德驅難去。些子猪羊引便來。令尹聲聲言有

過錄公口口道無災。思量也解開東閣。留取頭蹄設秀才。南方謂押司錄事為錄公。覽者無不絕倒。齊以大中祥符元年姚曄下及第。仕至太常博士卒。

陳亞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蓋近世滑稽之雄也。嘗著藥名詩百餘首。行於世。若風月前湖近。軒窗半夏涼。甚怕臘寒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紗裁。及贈祈雨僧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晒作葫蘆乾之類。極為膾炙。又嘗知祥符縣。親故多借車馬。亞亦作藥名詩曰。地居京界足親知。借借尋常無歇時。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家皮。覽者無不絕倒。亞常言藥名用於詩。無所不可。而幹運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亞曰。可。沉思久之。因朗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遙延胡索人。此可贈游謁窮措大。聞者莫不大笑。

亞與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當軸將用之。而為言者所抑。亞作藥名生查子陳情獻之曰。朝廷數擢賢。旋占凌霄路。自是鬱陶人。險難無移處。也知沒藥療饑寒。食薄何相悞。大幅紙連粘。甘草歸田賦。亞又別成藥名生查子閨情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白紙書難足。字字苦參商。故要檳榔讀。分明記得約當歸。遠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曲。其二曰。小院雨其涼。石竹生風砌。罷扇儘從容。半下紗厨睡。起來開

坐北亭中。滴盡真珠淚。為念瑯琊幸。去折蟾宮桂。其三曰。浪蕩去未來。踟躕花頭
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銷半。琵琶閑抱理相思。必撥朱弦斷。擬續斷來弦。待這冤家
看。亞又自為亞字註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強生稜
角。此雖一時俳諧之詞。然所寄興亦有深意。亞又別有詩百餘首。號澄源集。有歲旦
示知已云。收寒歸地底。表老向人間。又與友人郊遊云。馬嘶曾到寺。犬吠乍行村。送
歸化宰王秘丞赴闕云。吏辭如賀日。民送似迎時。懷舊隱云。排聯花品曾非儁。愛惜
苔錢不是慳。亦自成一家體格。

亞性寬和。累典名藩。皆有遺愛。然頗真率。無威儀。吏不甚懼。行坐常弄瓢子。不離懷
袖。尤喜唱清和樂。知越州時。每擁騎自衙庭出。或由鑑湖緩轡而歸。必敲鐙棹拍。潛
唱徹三十六遍。然後已。亦其性也。

郎中曹瑛亦滑稽辯捷。嘗有僧以詩卷投獻。瑛閱其首篇。登潤州甘露閣云。下觀楊
子小。瑛曰。何不道單吠狗兒肥。次又聞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懷。瑛曰。何不道夫吠
張三。嫂座中無不大笑。

龍圖劉燁亦滑稽辯捷。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曰。湯滾也未。左右皆應曰。

已。濠筠曰。僉曰。鯨哉。燁應聲曰。吾與點也。

燁又嘗與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燁謂曰。馬何故遲。筠曰。只為五更三言點蹄也。燁應聲曰。何不與他七上八意。欲其下馬徒行也。

青箱雜記卷一終

青箱雜記卷二

宋 吳處厚撰

龔穎邵武人。先仕江南。歸朝為侍御史。嘗憤叛臣盧絳殺其叔慎儀。又害其家。後絳來陛見。舞蹈次。穎遽前。以笏擊而踣之。太祖驚問其故。穎曰。臣為叔父復讐。非有他也。因俯伏頓首請罪。極言絳狼子野心。不可畜。太祖即下令誅絳而赦穎。

穎自負文學。少許人談論。多所折難。太宗朝。知朗州。士罕造其門。獨丁謂贊文求見。穎倒屣延。迺酌對終日。以至忘食。曰。自唐韓柳後。今得子矣。異日丁獻詩於穎。穎次韻和。酌曰。膽怯何由戴鐵冠。祇緣昭代獎孤寒。曲肱未遽違前志。直指無聞是曠官。三署每傳朝客說。五溪閑凭郡樓看。祝君早得文場雋。況值天階正舞干。慎儀亦任江南。為尚書禮部侍郎。常政殿學士。嘗奉使嶺表。劉主囚之。踰年不遣。慎儀憂悸。不知所出。乃然頂禱佛。願捨宅建寺。庶遂生還。未幾。劉主女病。譖語曰。且急遣龔慎儀歸國。不然。我即死。劉主懼。遣之。慎儀尋歸。以宅為寺。即今邵武玉堂里香嚴寺是也。江南平。以慎儀為欽州刺史。盧絳領叛兵數千入其城。慎儀坐黃堂治事。有絳部曲小校熊逸直前刃之。舉族遇害。惟二女弗忍殺。攜以自隨。比入閩中。二女猶記憶鄉

里至玉堂香嚴寺徘徊不前曰此是我家就死足矣絳即殺之里老言慎儀為兒時戲於道傍有胡僧過目之曰此兒骨法亦貴但恨有齒相恐不得令終竟如其言五代之際天下剖裂太祖啟運雖則下西川平嶺表收江南而吳越荆閩納籍歸觀然猶有河東未殄其後太宗再駕乃始克之海內自此一統故因御試進士乃以六合為家為賦題時進士王世則遽進賦曰構畫乾坤作我之龍樓鳳閣開窮日月為君之玉戶金闕帝覽之大悅遂擢為第一人

是年李巽亦以六合為家賦登第賦云闢八荒而為庭衢并包有截用四夷而作藩屏善閉無闕此亦善矣然不若世則之雄壯巽字仲權邵武人以蜃樓土鼓周處斬蛟三賦馳名累舉不第為鄉人所侮曰李秀才應舉空去空回知席帽甚時得離身巽亦不較至是乃遺鄉人詩曰當年踪跡困泥塵不意來時亦化鱗為報鄉閭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蓋國初猶襲唐風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以席帽自隨巽後仕至度支郎中兩浙轉運使卒與王禹偁相友善今小畜集有送李仲權赴官序即巽也

世傳潘閬安鴻漸八才子圖皆策蹇重戴又禹偁贈崔遵慶及第詩云且留重戴士

風多則國初舉子猶重戴矣。

天聖以前。烏憤惟用光紵。自後始用南紵。迄今六十年。復稍稍用光紵矣。

世傳陳執中作相。有壻求差遣。執中曰。官職是國家的。非卧房籠篋中物。壻安得有之。竟不與。故仁宗朝。諫官累言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而仁宗注意愈堅。其後諫官面論其非。曰。陛下所以眷執中。不替者。得非以執中嘗於先朝乞立陛下為太子耶。且先帝止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誰。執中何足貴。仁宗曰。非為是。但執中不欺朕耳。然則人臣事主。宜以不欺為先。

執中好聞人而解。賓王最受知。初為登州黃縣令。素不相識。執中一見。即大用。勅舉京官。及後作相。又薦館職。賓王仕至工部侍郎。致政。家雄富。諸子皆京秩。年七十餘卒。賓王為人。方頤大口。敦龐重厚。左足下有黑子。甚明大。

馮瀛王邁詩。雖淺近而多諳理。若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偶作云。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

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世譏道依阿。詭隨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而余嘗采道所言。與其所行參相考。噫。則道未嘗依阿。詭隨。其所以免於亂世。蓋天幸耳。石晉之末。與虜結盟。懼無敢奉使者。宰相選人。道即批奏。臣道自去。舉朝失色。皆以謂墮於虎口。而道竟生還。又彭門卒以道為賣已欲兵之。相陰公曰。不干此老子事。中亦獲免。初郭威遣道迂湘陰。道語威曰。不知此事由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語。莫遣道為妄語人。及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泰山壓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誠任直。委命而行。即未嘗有所顧避。依阿也。又虜主嘗問道。萬姓紛紛。何人救得。而道發一言以對。不啻活生靈百萬。蓋俗人徒見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迹濁心清。豈世俗所知耶。余嘗與富丈忠公論道之為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

張文定公齊賢。洛陽人。少時家貧。父死無以葬。有河南縣史某甲。為辦棺。欽公深德之。遂展兄事。雖貴不替。後趙普密薦齊賢於太宗。太宗未用。普即具列前事。以為陛下若擢齊賢。則齊賢他日感恩過於此。太宗大悅。未幾擢齊賢為相。

齊賢相太宗真宗。皆以亮直重厚稱。及晚娶薛氏婦。真宗不悅。一旦元會上壽。齊賢

已微醺進止失容。坐是謫安州。其麻曰。仍復酣營杯觴。歌傾冠弁。蓋為是也。

齊賢嘗作詩自警。兼遺子孫。雖詞語質朴。而事理切當。足為規戒。其曰。慎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國法須遵守。人非莫舉揚。無私仍克己。直道更和光。此箇如端的。天應降吉祥。余嘗廣其意。就每句一篇。命曰八詠警戒詩。其一云。慎言。渾不畏。言出患常隨。須信機樞發。難容驕馬追。三緘事可見。兩舌業當知。口是起羞本。天君且再思。其二云。忍事。有何妨。勿令心火揚。火揚猶可滅。心忿固多傷。堪嘆波羅密。可憐歌利王。從心更從刀。字意好端詳。其三云。國法須遵守。金科盡詔條。一毫如有犯。三尺不相饒。豈肯容姦黠。何須恃貴驕。自然逢吉慶。神理亦昭昭。其四云。人非莫舉揚。萬事且包荒。殿上便猶掩。車中吐不妨。在他誠所短。於己有何長。須是常規儉。回頭自忖量。其五云。無私仍克己。克己又無私。一事兼脩飾。終身在有思。公清多歎怨。高亢易招危。更切循卑退。方應履坦夷。其六云。直道更和光。雙脩譽乃彰。直須和輔助。和賴直交相。恃直終多訐。偏和又少剛。能和又能直。行已自芬芳。其七云。此箇如端的。除非六句脩。永為儿杖誠。更遺子孫謀。本立方生道。農勤乃有秋。茲詩雖淺近。至理可推求。其八云。天應降吉祥。天理本茫茫。舒慘雖無定。榮枯卻有常。益謙尤効驗。福善更

昭彰籠絡無疎漏。恢恢網四張。

皇祐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驚請託。而法官尤甚。有一人號望火馬。又一人號日遊神。蓋以其日有奔趨。聞風即至。未嘗暫息故也。

李侍郎仲容。清相之後。吉德恬退。不與物校。時人目為李佛子。享年七十。臘月八日。無疾而逝。觀文丁公度為撰墓誌。叙其為人曰。天禧中。士風奔競。公在文館。淡然自守。同列中負人倫之鑒者曰。李公他日名位顯。年壽高。我輩俱不及。迄今皆驗。

太祖廟諱匡胤。語訛近香印。故今世賣香印者。不敢斥呼。鳴羅而已。仁宗廟諱堯。語訛近蒸。今內庭上下。皆呼蒸餅為炊餅。亦此類。

錢武肅王諱鏐。至今吳越間。謂石榴為金櫻。劉家留家為金家。田家留住為駐住。又楊行密據江淮。至今民間猶謂蜜為蜂糖。滁人猶謂苻溪為菱溪。則俗語承諱久。未能頓易故也。

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華。每赴內宴。聞鈞奏回。則號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於是。此與唐李賀父名晉肅。賀不敢舉進士事。頗相類。

杜祁公行常言。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則所諱在我而已。他人何預焉。故